

苏轼儋州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民俗事象

周俊

内容提要：苏轼自评儋州三年是他三大功业之一。苏轼在海南的文学创作贯穿着浓浓的民俗气息，蕴含着他深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理解。本文从苏轼笔下的海南民俗事象、苏轼的民族情感、苏轼的民族文化理解与包容三个方面，对苏轼在海南的文学创作进行分析。

关键词：苏轼 儋州创作 民俗事象 民族情感

苏轼(1037-1101)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，一贯“入境问俗”^①。他每到一处，就“考其政，察其俗”^②；而他被贬儋州的三年时间，共写诗127首、词4首、表2篇、赋5篇、铭4篇、颂1篇、论16篇，札记76篇、信札38篇，构成了他自评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”^③(《自题金山画像》)的三“功业”之一。本文以苏轼在儋州的文学创作为线索，对其中民族民俗事象进行分析。

—

宋哲宗绍圣四年(1097)，苏轼因一首自嘲诗《纵笔》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^④而被贬荒蛮之地儋州，开始了他的儋州生涯。儋州历史悠久，“民夷杂糅”^⑤，民俗也是异彩纷呈，《儋县志》说“有华夏之风”“俗有古风”^⑥。苏轼在作品中，对儋州的民俗事象多有涉及。或以兴趣记之，或有感而发，或批判欣赏，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海南当地人们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。

① 苏轼：《密州谢上表》，《苏轼文集》卷二十三，孔凡礼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651页。

② 苏轼：《试馆职策问三首》，《苏轼文集》卷七，第210页。

③ 苏轼：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，《苏轼诗集》，王文浩辑注，孔凡礼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2641页。

④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，冯应榴辑注，黄任轲、朱怀春校点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081页。

⑤ 苏轼：《书上元夜游》，《苏轼文集》卷七十一，第2275页。

⑥ 彭元藻、曾友文修，王国宪总纂《民国儋县志》，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29页。

(一)以薯芋为主粮。初到儋州,其地的荒凉贫穷完全超出了苏轼的想象,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:“此地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。然亦未易悉数,大率皆无耳!”(《与程秀才三首》)^①但是,苏轼不久就习惯了这种“大率皆无”的儋州,用文字记录下他在儋州的生活以及当地百姓的饮食习惯:“红薯与紫芋,远插墙四周”(《和陶酬刘柴桑》)^②,“土人顿顿食薯芋,荐以薰鼠烧蝙蝠”(《闻子由瘦》)^③,“海南多荒田,俗以贸香为业,所产粳稌,不足于食,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”(《和陶劝农六首》)^④,“海南以薯米为粮,几米之十六”(《记薯米》)^⑤,“海南秣稻率三五岁一变。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,今岁乃变为马眼糯。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”(《马眼糯说》)^⑥。可见,当时的儋州,农耕是极其落后的,当地百姓以薯芋为主粮,灶中无物可煮,只好多汲水充饥。《民国儋县志》中记载:“旧珠崖地不业耕稼,唯种甘薯。秋熟收之,蒸晒切如米粒,贮之,是名甘薯粮。”^⑦

(二)射猎习俗。苏轼《和陶劝农六首》其三云:“岂无良田,黥黥平陆。兽踪交缔。鸟喙谐穆。惊麕朝射,猛豨夜逐。芋羹薯糜,以饱耆宿。”^⑧为我们展示了儋州居民的一些生活方式,即以射猎为生。麕、豨,也就是古代的獐子,野猪。“惊麕朝射,猛豨夜逐”,也就是说,当地的居民,早上去射獐子,晚上去追赶野猪。《地理志·海南》中有“以击鼓为乐,以射猎为生”^⑨的记载。苏过对儋州居民射猎的情况有更详细的描述。他亲历了当地人围猎的场景,特地写了一首《夜猎行》,记录了儋州百姓围猎的生活情趣。这首诗的标题是这样写的:“海南多鹿豨,土人捕取,率以夜分月出,度其要寝,则合围而周陆之。兽无轶者。余寓城南,户外即山林。夜闻猎声,旦有馈肉者。作《夜猎行》以纪之。”^⑩也就是说,当时的海南,鹿豨是非常多的,当地的百姓常常是在寂静的夜晚,皓月当头时来捕捉。因为这个时候,膘肥体壮的野鹿、山猪,饱食无忧地打盹瞌睡,这正是打猎的好时机。以打猎为生,并不是当地人有意与鹿豨为敌。只因“今年岁恶不可度,竹间有米田无禾。耕牛日欲登鼎俎,野兽脱命理则那”(《夜猎行》),年岁不好,禾谷歉收,人们只好围猎野兽补充食物、营养。苏轼父子居儋期间,的确有因为天旱缺粮,米

① 《苏轼文集》卷五十五,第1628页。

②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一,第2119页。

③ 同上,第2123页。

④ 同上,第2119页。

⑤ 《苏轼文集》卷七十三,第2368页。

⑥ 同上,第2369页。

⑦ 彭元藻、曾友文修,王国宪总纂《民国儋县志》,第150页。

⑧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一,第2120、2121页。

⑨ 乐史等编著《地理志·海南》(六种),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6年,第484页。

⑩ 苏过撰、舒星校注《苏过诗年编笺注》上册,卷二,北京:中华书局,2012年,第138、139页。

贵如珠的文字记载。可贵的是，儋州土人并不因为食物紧缺而吝于赐予。“朝来剥啄谁有馈？愧尔父老勤弓戈”（《夜猎行》），天一亮，苏轼居住的桄榔庵前就有敲门声（剥啄），父老们提着猎取的野味来相赠。

（三）雕题习俗。有关黎族“雕题”的记载，历来悠久。雕题，也称“文身”，《地理志·海南》中有记载：“尚文身”“儋耳即离耳也，皆镂其颊皮，上连耳垂，状似鸡肠下垂。”^①可见，雕题文身在黎族历史悠久。苏轼在儋州，注意到了儋州人的这一习俗。他在《和陶与殷晋安别》（三送张中）云：“久安儋耳陋，日与雕题亲”^②，记载了黎族的这种雕题习俗。黎族雕题习俗，更多的是在女子身上。黎族妇女绣面文身的图案千姿百态，反映了黎族同胞的审美情趣。黎族的雕题习俗反映着黎族特有的黎族文化。有专家认为“黎族文身是黎族的甲骨文”^③，黎族文身是“海南岛的敦煌壁画”^④。程天富在《黎族文身新探》中将黎族文身的文化内涵总结为“再现了历史进程的轨迹”“是绘画的艺术”“蕴含着人们的意识和愿望”^⑤等。如今，这种雕题习俗在一些地方仍然延续着。有些地方，人们即使生时不绣面文身，死后仍用灰墨画上纹身图案才能入殓。

（四）歌舞习俗。儋州民间歌舞独具一格，被誉为“南国艺坛奇葩”。《儋县志》记载：“春秋千会，邻峒男女，妆锦来游，携乎并肩，欢歌互答。”^⑥有山歌唱道：“儋州自古称歌海，山歌多似百花开。人人都是山歌手，山山水水是歌台。”苏轼在《儋耳》诗中这样记述儋州歌咏的情况：“野老已歌丰岁语”。^⑦“野老”，即农人，“丰岁”指丰收的年成。儋州的农民为庆丰收而唱起了欢乐的歌。苏轼在寻访洗夫人庙时，写过一首诗，同样记载了海南人们喜欢歌舞的习俗：“铜鼓壶芦笙，歌此迎送诗”^⑧。儋州独特的歌舞给苏轼留下难忘的印象。苏轼离开儋州后在《将至广州，用过韵寄迈、迨二子》诗中深情地回忆：“蛮唱与黎歌，余音犹杳杳”^⑨。

（五）“坐男使女立”风俗。海南有一种习俗，女人外出劳作，操持生计，男人则闲坐家中，《民国儋县志·习俗》记载：“妇女负贩”^⑩。苏轼的《书杜子美诗后》记载了这一习俗：“夔州处女发半华，四五十无夫家。更遭丧乱嫁不售，一生抱恨长咨嗟。土风坐男使女立，男当门户女

① 乐史等编著《地理志·海南》（六种），第 88 页。

②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二，第 2170 页。

③ 参见程天富《黎族文身新探》，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14、15 页。

④ 同上。

⑤ 同上。

⑥ 乐史等编著《地理志·海南》（六种），第 485 页。

⑦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三，第 2214 页。

⑧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二，第 2160 页。

⑨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四，第 2237 页。

⑩ 彭元藻、曾友文修，王国宪总纂《民国儋县志》，第 129 页。

出入。十有八九负薪归，卖薪得钱当供给。至老双鬓只垂颈，野花山叶银钗并。筋力登危集市门，死生射利兼盐井。面妆手饰杂啼痕，地褊衣寒困石根。若道巫山女粗丑，何得此有昭君村。海南亦有此风，每诵此诗，以谕父老，然亦未易变其俗也。元符二年闰九月十七日。”^①从苏轼的这一记载中，可以看出当时海南的“坐男使女立”风俗，可以说当时儋州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某些习俗。

(六)屠杀耕牛祭神治病的习俗。儋州缺少医药，当地人一旦生病，便请巫师前来杀牛祈祷，“疾病以巫为医，以牛为药”^②。苏轼在《书柳子厚牛赋后》记载了这种落后的习俗：“岭外俗皆恬杀牛，而海南为甚。客自高化载牛渡海，百尾一舟，遇风不顺，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。牛登舟皆哀鸣出涕。既至海南，耕者与屠者常相半。病不饮药，但杀牛以祷，富者至杀十数牛。死者不复云，幸而不死，即归德于牛。以巫为医，以牛为药。间有饮药者，巫辄云：‘神怒，病不可复治。’亲戚皆为却药，禁医不得入门，人、牛皆死而后已。地产沈水香，香必以牛易之黎。黎人得牛，皆以祭鬼，无脱者，中国人以沈水香供佛，燎帝求福；此皆烧牛肉也，何福之能得，哀哉！余莫能救，故书柳子厚《牛赋》以遗琼州僧道赞，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，庶几其少衰乎？”^③

二

从苏轼有关海南民族民俗事象的记载，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幅海南的风俗画面。苏轼没有停留在客观记录事象上，而是将自身感受与风俗民情相融合，体现了他“汉黎一民”“华夷同尊”的民族情感。《地理志·海南》中这样记载：“东坡自南海还，过润州，州牧故人也，出郊迓之，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。东坡云：风土极善，人情不恶。某初离昌化时，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饌直至舟次相送，执手泣涕而去。”^④反映出了苏轼与海南民众的深厚感情。

苏轼说儋州“人情不恶”决非应酬之语。朝廷遣使把苏轼驱逐出官舍，他面临无处栖身的困境。“旧居无一席，逐客犹遭屏”（《新居》）^⑤，“漂流四十年，今乃言卜居”（《和陶和刘柴桑》）^⑥。在这样十分窘迫的情况下，“赖十数学者助工作，躬泥水之役”（《与程秀才三首》）^⑦，这“十数学者”

①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六十七，第 2119 页。

② 彭元藻、曾友文修，王国宪总纂《民国儋县志》，第 129 页。

③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六十六，第 2058 页。

④ 乐史等编著《地理志·海南》（六种），第 463 页。

⑤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二，第 2169 页。

⑥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一，第 2118 页。

⑦ 《苏轼文集》卷五十五，第 1628 页。

乃儋州人士黎子云兄弟,及王介石等人。新居建成,苏氏父子于是有了避风雨之所。我们看到苏轼又唱起“且喜天壤间,一席亦吾庐”^①之歌。他在新居桃榔庵著书立说,与黎民百姓促膝谈心。苏轼《被酒独行,遍至子云、威、徽、先觉四黎之舍三首》^②其一云:“半醒半醉问诸黎,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矢觅归路,家在牛栏西复西。”其二云:“总角黎家三四童,口吹葱叶送迎翁。莫作天涯万里意,溪边自有舞雩风。”这两首诗从侧面反映了儋州浓郁的人情。海南百姓以他们特有的真诚与坦率来对待苏轼这位远方的贬客。微醉下访友之路,有农村景物,有黎家风情,孩子们以特殊的方式——吹葱叶迎送,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。苏轼的《和陶拟古九首》其九还写到一件事:“黎山有幽子,形槁神独完。负薪入城市,笑我儒衣冠。生不闻诗书,岂知有孔颜。邴然独往来,荣辱未易关。日暮鸟兽散,家在孤云端。问答了不通,叹息指屡弹。似言君贵人,草莽栖龙鸾。遗我吉贝布,海风今岁寒。”^③一年冬天,苏轼到集市去,遇到一位黎族同胞。虽然是互不相识,但这位黎族同胞看到苏轼仍穿着单衣,就赠送他“吉贝布”,由此足见儋州民风的淳朴。

苏轼与儋州黎子云兄弟结成亲密的朋友,每次去他们家中拜访,都是乐而忘返:“城东两黎子,室迩人自远。呼我钓其池,人鱼两忘返”(《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)^④;逢年过节,黎民百姓总是忘不了他,“明日东家当祭灶,只鸡斗酒定膾吾”(《纵笔三首》之三)^⑤。有着这么友好的黎族朋友,难怪苏轼会发出“华夷两尊合,醉笑一欢同”(《用过韵,冬至与诸生饮》)^⑥的肺腑感言。苏轼还喜欢与默默无名的读书人、猎户、农夫、田野里的老婆婆、村里的小顽童等等打交道。田间七十岁的老妇可同他开玩笑:“内翰昔日富贵,一场春梦”^⑦,苏轼有诗说:“投梭每困东邻女,换扇惟逢春梦婆”(《被酒独行遍至子云、威、徽、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三》)^⑧,和这些人在一起,苏轼可以抛开朝廷带给他的压迫与烦恼,可以轻松无比,自由舒适。在一首诗歌中他还表示“借我三亩地,结茅为子邻。缺舌尚可学,化为黎母民”^⑨。也就是说,他真诚地希望学会黎族方言,情愿永远与黎族人民生活在一起。

①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一,第 2118 页。

②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二,第 2174 页。

③ 同上,第 2163 页。

④ 同上,第 2164 页。

⑤ 同上,第 2184 页。

⑥ 同上,第 2182 页。

⑦ 赵德麟《侯鯖录》云:“东坡在昌化,尝负大瓢,行歌田间。有老妇年七十,谓坡云:‘内翰昔日富贵,一场春梦。’坡然之。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。”参见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二,第 2174 页。

⑧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二,第 2174 页。

⑨ 同上,第 2265 页。

三

苏轼作为一个“有罪”之臣贬谪儋州，“瘴疠交攻，子孙痛哭于江边，已为死别”（《到昌化军谢表》）^①。他对未来一片迷惘，在《夜梦并引》诗中写到：“到儋州十余日矣。澹然无一事，学道未至，静极生愁。”^②不过，苏轼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，而是积极主动地适应和理解当地的民俗和文化，体现了他深深的民族文化理解与包容。

苏轼在儋州的创作特色就是善于将平凡、常见的生活升华进入诗的境界。在他的眼中，笔墨纸砚、茶酒肴饌，以及亲友过往、酒食相邀等生活细节，无不是绝妙的诗料。他滴居海南，有时米粮匮乏，苏过就用山芋做成一道“玉糝羹”，苏轼赞美说：“天上酥陀则不可知，人间绝无此味也！”^③他还用诗句形容此羹：“香似龙涎仍酹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。”^④有一次造访当地朋友姜唐佐，姜唐佐去村里了。苏轼便抓过包灯芯的纸张，写下一副刻画姜唐佐母亲吃槟榔情形的对联，对联云：“张睢阳生犹骂贼，嚼齿空龈；颜平原死不忘君，握拳透爪。”（《儋耳题纸》）^⑤

苏轼在生活中努力去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，以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异方风物。唐人韩愈南贬潮州，曾对南方的奇异食物深感恐惧，勉强食用了蠔、蛤以后，竟然“腥燥始发越，蛆吞面汗骅”^⑥。苏轼则不然，他不但兴致勃勃地品尝，而且作文赞美之：“己卯冬至前二日，海蛮献蚝。剖之，得数升。肉与浆人与酒并煮，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。”（《食蚝》）^⑦食蚝之美味令苏轼难忘，他还高兴地幽默一下：“戒过子慎勿说，恐北方君子闻之，争欲为东坡所为，求谪海南，分我此美也。”（《食蚝》）^⑧苏轼还以入乡随俗的态度接受当地土著的服装，有时他头戴笠帽，身披蓑衣，脚蹬木屐，俨然是一个农田的老农。后世的画家喜欢画“东坡笠屐图”，并非出于虚构。他甚至模仿土著用椰子壳做了一顶“椰子冠”，自豪地写诗“更著短檐高屋帽，东坡何事不违时”。^⑨

苏轼还一如既往地关注百姓疾苦，近距离仔细地观察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悲欢休戚。他在《和陶劝农六首》引言说“海南多荒田，俗以贸香为业，所产粳稌，不足于食，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。予既哀之，乃和陶渊明《劝农》诗以告其有知者。”^⑩苏轼劝告当地百姓要发展农

① 《苏轼文集》卷二十四，第 707 页。

②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一，第 2115 页。

③ 同上，第 2127 页。

④ 同上。

⑤ 苏轼著，李之亮笺注《苏轼文集编年笺注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11 年，第 673 页。

⑥ 韩愈：《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》，《韩昌黎集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33 年，第 69、70 页。

⑦ 《苏轼文集》卷六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点校本，1986 年，第 2591 页。

⑧ 同上。

⑨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一，第 2136 页。

⑩ 同上，第 2119 页。

耕,多种水稻,改变“不麦不稷”的状况,可见他非常关心民生问题。儋州有屠杀耕牛祭神治病的陋习,所杀之牛,多用沉香等珍奇特产从对岸汉商那里换取。“一牛博香一担”,结果往往落得牛死人亡,人财两空。苏轼为此特地书写了柳宗元的《牛赋》,附上长跋,交给琼州僧人道贇传播于众,希望籍以改变这种落后的习俗。他还研究当地的物产,将其制成药剂,为百姓免费行医。岛上黎族同胞居多。据《万历琼州府志》记载:“其地有黎母山,诸蛮环居其下。黎分生、熟,生黎居深山,性犷悍,不服王化”,“熟黎,性也犷横,不问亲疏,一语不合,即持刀弓相向”。^①苏轼却不这么看,他认为海南“风土极善,人情不恶”,并尖锐地指出:“贪夫污吏,鹰鸷狼食”^②,认为汉族的官吏不应该压榨少数民族,要团结友好,他认为“咨而黎汉,均是一民”^③,不要“怨忿劫质,寻戈相因”^④。儋州地方偏僻,文化落后,苏轼为当地百姓兴办教育,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,在他的指点下,海南产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,王国宪在《重修〈儋县志〉叙》中说:“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,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,文化未开。北宋苏文忠公来琼,居儋四年,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,变化其人心”,使该地“书声琅琅,弦歌四起”^⑤。另外,苏轼还尽力改善儋州当地百姓的一些不良习俗,如劝导男子多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,不要一味的依赖妇女。

苏轼记载儋州民俗事象的作品,既表现了儋州当地民俗事象的原始性和传承性的特征,又融入了现实生活的内容;既表现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特殊的风土人情,又表现了具有普遍性的民生疾苦。对我们了解历史、探寻儋州当时的民族民俗风情,无疑是一笔珍贵的财富。

(周俊,海南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)

【责任编辑:吴刚】

① 戴埴、欧阳灿总裁,蔡光前等纂修《万历琼州府志》,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3年,第409、410页。

②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四十一,第2120页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。

⑤ 彭元藻、曾友文修,王国宪总纂《民国儋县志》,第5页。